

又一場《人生》

本周，電視劇《人生之路》在央視一套晚間黃金時段播出。這是重磅力作才能擁有的C位，足見其分量。尤其是億萬量級的「原著黨」更是充滿了期待。

本劇改編自路遙的小說《人生》。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內地文壇，路遙是一個溫暖的名字。他的兩部代表作，即中篇小說《人生》和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引發了很多人的共情和思考。在那個改革開放大潮滾滾的時代，許多人為了夢想，歷盡種種艱辛從封閉、落後、貧苦的角落，湧入繁華的都市、工廠。小說中對從生產隊、大鍋飯到包產到戶、鄉鎮企業、出門打工等的轉折，進行了史詩般地記錄，打動了上至高層領導，下到普通百姓的無數人。

兩部小說的主人公，《人生》裏的高加林，《平凡的世界》的孫少平，都是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個體。兩人都生長於最貧困鄉村的最貧困家庭，經歷了知識的洗禮，產生了改變命運的倔強執念甚至是「野望」，並飽受粗糲生活的打磨。所不同的是，孫少平堅韌地站在一條艱辛的平凡之路上；而高加林卻是個悲劇，為了攀附高枝向上爬，拋棄了真愛，最終卻又被命運無情戲耍，落得兩手空空，成為了一個黃土高原溝壑中的「于連」。

實際上，路遙創造孫少平和高加林，就是刻畫了包括他自己在內，很多人既矛盾又統一的雙面，是「紅與黑」不同比例的勾兌。時移世易，卻始終發人深省。

小說之後，一九八四年拍攝的同名電影《人生》，時至今日依舊被奉為內地最經典影片之一。然作為「原著黨」，筆者看了電視劇版的前兩集，對於許多「魔改」情節未免有些失望。但是，從小說、電影、劇集，體驗不同年代、不同形式、不同況味的「人生」，何嘗又不是人生本來的一部分呢？



瓜園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庫普蘭之墓》

今年是偉大的法國巴洛克作曲家弗朗索瓦·庫普蘭逝世二百九十周年。十九世紀著名的印象派作曲家毛瑞斯·拉威爾曾為他譜寫過一首《庫普蘭之墓》。「墓」在此特指從十七世紀開始流行的音樂術語，意為「為紀念而寫的作品」。這首包含前奏曲、賦格、弗爾蘭納舞曲、里戈舞、小步舞曲和托卡塔的鋼琴組曲實是作曲家為悼念六位在一戰中犧牲的故友而譜寫，名為向被譽為「偉大的庫普蘭」的法國前輩致敬。

恰逢本月七日拉威爾誕辰一百四十八周年，應景推薦一張飛利浦唱片公司於一九七七年發行，荷蘭指揮大師伯納德

·海丁克執棒阿姆斯特丹皇家音樂廳管弦樂團所演繹的拉威爾名曲，包括《波萊羅》舞曲、《鵝媽媽》組曲、《庫普蘭之墓》和《獻給逝去公主的孔雀舞》。唱片封面選擇的是法國後印象派巨匠保羅·塞尚的《楊樹》。

畫作以清晰且粗獷的筆觸呈現了一片諾曼第地區的楊樹林。塞尚用頂天立地、密不透風的楊樹林覆蓋了畫面右側，一條蜿蜒曲折的小路從近景向左側延伸。樹木間斑駁的光影空隙和色調漸變顯然借鑒了印象派的處理方式，也讓樹林顯得有變化而不單調；但無論是天空還是草地快速的大面積平塗則凸顯了後印象派的特

徵。和大多數受「日本主義」風潮影響的同時期畫家們一樣，日本藝術也讓塞尚受益匪淺，楊樹頂端的不規則切割便吸收了浮世繪版畫中的構圖方式。儘管拉威爾並不承認自己屬於印象派，但他仍被歸納到此類規範之內。因此，選擇與他同時代的塞尚作品用於唱片封面也是順理成章。不過因版面所限，畫作右側高聳入雲的楊樹林還被裁掉了三分之一，原作中幾棵和莫奈著名的「楊樹」系列作品中幾乎雷同的筆直樹幹遺憾未能出鏡。

「碟中畫」拉威爾作品選集／《楊樹》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擦椅子的人

去餐廳吃晚餐，對面的四人桌來了一位年輕的男子，T-shirt、牛仔，頗為新潮。四人桌靠牆的兩個座位連在一起，有皮質的靠背，而外側兩個座位是兩張單獨的椅子。年輕男子在外側椅子上坐下，從隨身的背包裏拿出便攜酒精和濕紙巾，開始熟練地噴酒精擦桌子。「對衛生的要求頗高啊！」我在心裏感嘆一句，雖然我自己並沒有這麼高的衛生標準，私下覺得今時今日似乎也沒有這個必要，但對於有高標準的人，還是尊重且有一絲敬佩的。

當我再次從自己面前的食物抬頭時，那位年輕男子已經繞過桌子，開始清潔內側座位了，他在皮質靠背上噴酒精，用乾淨的濕紙巾擦掉，再用普通紙巾擦乾，連兩個座位之間的縫隙也照顧到了。我有點驚訝——現在已經不是疫情肆虐的時候了呀，口罩令都已經解除了，還需要這麼嚴格的消毒防疫措施嗎？

正在我一頭霧水之際，一位年

輕女子推着一輛嬰兒車出現。她將嬰兒車停在了年輕男子旁邊，彎腰從車中抱出一個約莫兩歲的孩子。年輕男子熟練地將嬰兒車摺好，放到一邊，將母子安頓進內側的座位，一家三口坐定，開始點餐。

原來，是這樣。我已腦補出「前情提要」：他們之前在商場逛街，晚餐時間，母親帶着孩子去家庭洗手間換紙尿片，而父親則先來餐廳拿籌佔位。沒想到今天相當順利，很快就輪到了父親手中的號碼，於是他發了消息告訴妻子，自己先進來坐下，在母子到來之前，做好了一切清潔工作。

之前那一系列在我看來是多餘的、沒必要的舉動，在此刻都有了不但合理而且溫暖的解釋——擦椅子的人，是一位父親。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GPS藝術

藝術。電子地圖是畫布，移動的雙腳就是筆，「跑」出一幅「畫作」。當然，也不一定用腳，攜載了GPS的東西，都可以參與創作，比如天上的鳥、水裏的船，還有地上的車等。

在日本，有個男子開車從北部的北海道到南端的鹿兒島，用七千一百六十三公里的奔馳，在谷歌的日本地圖上寫下了「Marry Me」，還畫了一顆被箭射中的心。講到這裏，你一定猜到了，他這幅GPS「藝術品」的用途是向女友求婚。這次創作為期六個月，被稱為目前世界最大的GPS「藝術品」。自從進

入工業時代，規模大就不算什麼稀奇了，也從來沒成為評價藝術水準的標準。不過，這位日本痴情男腦洞之大，倒確實很有「藝術家」的氣質。

朋友圈裏跑友們的作品沒有這般氣勢恢弘，也很難如此精巧，最多像幅少兒簡筆畫。在我印象中，一位天壇公園的晨跑者畫出過一頭憨憨的大象。我也一時技癢，照葫蘆畫瓢，到天壇公園去跑過幾次，畫出來的卻是拖着長尾巴的雞蛋，或支着天線的電視機，想到讀中學時幾何一直是老大難，便也釋然。近來我改換「跑風」，在家原地慢跑，也

不再關注軌跡，畢竟，一小團「亂麻」實無可觀之處。

不過，GPS藝術，人人可畫，隨處可畫，確實給生活添了許多趣味，作為技術改變文化這股熱潮中孕育的新寵兒，促使我們多一個視角思考科技、藝術與生活三者的關係。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篳路藍縷

來愈難找，由此「孔乙己文學」引來不少年輕人的共情：學歷未兌現利好，而成了身上難以脫下的「孔乙己長衫」。

將學歷比作脫不下的長衫，「孔乙己文學」本質上是對學歷價值的懷疑甚至否定。央視專門發文批駁，孔乙己之所以陷入生活的困境，不是因為讀過書，而是放不下讀書人的架子，不願意靠勞動改變自身的處境。這讓我想起大學二年級的經歷，當時利用課外時間和兩位同學在一家快餐店做兼職，快餐店位於學校附近客流量最大的商圈，開始時每次要從後廚端盤子送至餐桌都

會心驚肉跳，怕遇到其他校友，怕被瞧不起。

後來在一次新聞採訪課上，溫文爾雅的老教授鼓勵做採訪要不怕被拒絕要放下面子，他透露自己上學的時候就曾擺過地攤掙學費，「剛開始也難為情哦！在校門口擺地攤，這麼多人認識，何況當時還沒女朋友。」老教授的話改變了我多年的認知，其大意是不偷不搶謀生的路子那麼多，成年了還不能解決自己的生存問題，就是不愛動腦子想辦法，就是懶惰而已。

今年全國兩會，總理鼓勵民營企業家繼續發揚走遍千山萬水、說盡千言萬

語、想盡千方百計、吃盡千辛萬苦的「四千」精神，篳路藍縷、披荊斬棘。其實，這何嘗不是年輕人克服困頓和苦悶的良方？另如漫畫家蔡志忠所說，要想當郭台銘，首先要想着像郭台銘那樣會英文、會半導體，而非只想要他的錢。



樸散為器 馮愛枝

逢周三見報

香園圍，你好

灘只供酒店住客遊玩，故此更受港澳同胞歡迎。夏天的周末我會前往小梅沙消閒，星期一早上趕回香港上班。

另一個景點華僑城包含錦繡中華和民俗文化村，前者是一個微縮景區，讓我等窮青年可以一覽中國各地的建築特色；後者是人工建設的鄉村部落，工作人員穿上特別服飾接待旅客，讓旅客可以感受獨特的少數民族風情。

我已經很多年沒有再去過上述的景區。事實上，深圳與香港交通日益發達，閒時前往深圳購物或飲食方便不

過，兩地差不多已形成一體。全面通關之後，我與友人一起再次踏足深圳，我們選擇了新落成的香園圍口岸過關。

對於年長的香港市民，香園圍口岸應該更受歡迎。因為從香港市區乘搭港鐵至羅湖雖然方便，但是交通費也不便宜，動輒港幣幾十元，而且羅湖口岸十分繁忙，若想悠閒過關，不算合適。現在香港的長者可以從上水或粉嶺港鐵站乘搭小巴或巴士到達香園圍，長者的特惠車費只需港幣兩元；過關之後，年滿

六十歲的人士可以免費乘搭深圳地鐵及巴士，港澳長者亦不例外，真正可以逍遙自在。我雖然未夠年齡享受如此優惠，但過關之後仍與友人一起乘地鐵前往東門市集和老街閒逛，吃過午餐之後再搭地鐵前往其他區域，最後經羅湖折返香港。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說乾脆凌厲，誰也比不上湖南菜。同樣是辣，重慶的辣力道重、後勁足，活像有人在你大腿上掐了一把，掐後三天留有瘀青；四川的辣有麻有香配着，其實算不上太辣，就好像有人打你一下又給了好幾顆甜棗，忘性大的人們，往往只記得棗子的甜；唯有湖南的辣，爽快如刀出鞘，「嗖嗖」幾下，哪怕說是「痛感」，也足有一番「爽勁」在裏面。

湘菜「兩把刀」

論格調、論分量、論價格，湖南菜都處在一個最親民的標準線上，絕對不會過猶不及，也沒什麼故弄玄虛。胃口好的時候，總有幾道硬菜大快朵頤，胃口不好，也有數不清的小炒，恰情養性。在我心目中，湖南菜最鋒利的「兩把刀」，要數小炒肉和荷包蛋，不一樣的料一樣的驕傲，出鞘必能讓人嘆服。

小炒肉不止我愛，大概是只要傾心於湘菜的人，就不會對它無動於衷，極度「主流」的菜，哪怕點起來俗氣得要命，還是要第一個點它，因為好吃，因為下飯。教科書一樣的小炒肉，用的必是滑嫩黑豬肉，看着肥瘦適中，炒起來有多一分的甘香，肉質軟嫩不說，跟爆炒的油有「過命的交情」，兩者關係好到水乳交融，卻不會有多一分的膩。豆豉提味，青椒可口，偶有白木耳做點睛之筆，又脆又美，從此你會心甘情願地再吃無數次。

相比之下，拆骨肉荷包蛋就有心機多了，只認熟客，通身帶着優越感，就好像在說，「點我的人，都有眼光」。荷包蛋不完全切碎，還留着縱情肆意的氣孔，在肉香中吸飽了「天地精華」，上一秒覺得是眾辣椒齊心協力的碩果，下一秒就切換到蛋白質齊心協力的高光時刻，這一盤荷包蛋，有着比肉還層次豐富的韻味，徹底打破日常偏見，讓原本平庸的食材，化身成「江湖大俠」，還是寶刀不老的那種。



食色 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平安信

「到了記得來信。」這句話，帶着暖意，穿越時光、世代，乃至人性。

在電子通訊沒有普及的年代，難別的車站、送行的月台，情切切、意綿綿，車子啟動的那一刻，萬語千言凝結成這一句叮嚀。然後就開始了對這封平安信的漫長企盼。也不知到了沒有？現在怎麼樣？往往正叨唸着，郵差就來了。信捧在手上，每一個字都化成甜種在心裏。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情感，在這一寄一收、一牽一念之中，又近了許多。我願意相信，那樣的年代，平安信帶來的幸福喜悅，更加真誠和寶貴。

移動電話普及，電子郵件盛行，平安信，不僅換了形式，更有了區分。車到站了，發個信息；回到住所，打個電話。如果文藝一點，可以在旅途上寫一封情景交融的郵件，不但報了平安，更把沒有說完的話，好好地說上一遍。天南海北，無論西東，可以敷衍，可以認真。

時代不同，距離已然不是問題。不是越遠越需報平安。現如今，哪怕

只是相隔幾個街區，兩個人分別，也往往會「到家記得說一聲」。既可以是客套，也可以是認真。但情感的錯位，卻正是在這件小事上得以體現。有時同學生們聚餐，地鐵站道別，我會逐一叮嚀到家報平安。結果就是，有人到家立即發來信息，有人臨睡前才猛然想起，還有人乾脆忘記。師者的仁心並不是所有學生都在意。

怪不得學生，成年人之間，也往往是你在乎我、我不在乎你。職場上，平安信成了感恩的標記禮儀。比如，公司聚餐，回到家後，趕緊發信息給老闆，以平安到家為開頭，密密麻麻地講一講晚上席間的受教、誇讚一下老闆的風範、感激老闆的關心幫助提拔照拂，以期換來「懂事，孺子可教，再加一級薪水」的美譽。

平安信，千變萬化，真假難辨。



負喧集 趙陽

逢周一、三見報